

蔣經國敬撰

守父靈一月記

三民書局印行

557562

I 267
J 485

蔣經國敬撰

守父靈一月記

三民書局印行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警字第一〇〇號

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初版

守父靈一月記

著作者蔣

經

國

出版者 三民書局有限公司

發行所 三民書局有限公司

印刷所 三民書局有限公司
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

四月五日

清晨，走入 父親臥室請安之時， 父親已起身坐於椅上，面帶笑容，問兒昨夜睡眠如何？兒敬答甚好。 父親亦曰夜間睡眠甚佳，隨又談及今日爲清明節以及張伯苓先生百歲冥誕諸事，當兒告退時， 父親囑曰：「你自己以後要多休息。」兒聞此言，有一種特殊感觸，全日心中有所不安。

參加伯苓先生紀念會後，即獨往觀音山掃養浩、介民、挺鋒、雲森諸兄之墓。因是日人車擁擠，下車步行一小時餘，沿途與民眾互相招呼問好；並在八里乘渡船至關渡，在渡船中與同渡者互話家常，至爲親切和洽，有如家人。在關渡上岸，再乘車至士林，敬候 父親安，時已下午四時許， 父親略有不適之感，並囑兒回家休息。八時半忽接醫師電話速赴士林，到達時，知 父親心臟跳動不規則，血壓下降，情形甚危。此病發於睡眠中，經數小時之急救無效，竟與世長辭， 母親與兒隨侍在側，悲哀跪哭，昏迷不省。是時天發雷電，繼之以傾盆大雨，正是所謂風雲異色，天地同哀。子夜，黨政軍負責同志皆來瞻仰 父親遺容， 父親面容安祥，如在熟睡。余在 父親三月二十九日所立遺囑上以行政院長身分簽字

時，雙手發抖，已不成書。

四月六日

晨二時許，侍 母移 父靈於榮民總醫院，祭畢後回家，天已東方發白，自感身體不適。上午再到榮民總醫院瞻仰 父之遺體，並設靈堂拜祭後，在病房中稍作休息。此時心悲意傷，但有責任在身，不得不稍作強忍。約之驊兄來談，商量公務之處理，並以從政黨員身分向中常會請辭行政院長職，以便守孝。但中常會決議挽留，勉以「至望深維古人墨經之義，勉承艱大，共竭其效死勿去之忠盡，即所以篤其錫類不匱之孝思。」余思國難當頭，實有待奉獻以完成 父親之遺志，乃不得不強抑悲痛，決定接受中常會之命，以孤臣孽子之心，上報黨國。是日以國際形勢變化甚大，復約昌煥兄深談外交有關問題。

四月七日

處理治喪有關事宜，請示 母親後，決定暫厝 父親之靈於慈湖，以待來日光復大陸，再奉安於南京紫金山，以達成 父親之心願。

四月八日

晨，到靈堂跪哭哀思。章女自美返國奔祖父喪，父女抱頭痛哭。

四月九日

東方發白之時，余在榮民總醫院照鄉俗爲父親穿衣服，並着長袍馬褂、佩勳章。十時許，母親將父親喜讀之三民主義、聖經、荒漠甘泉和唐詩四本書，親自置於靈櫬之中，另有呢帽一頂、手杖一根。父親之遺容莊嚴、慈祥，父親一生爲人皆如是也。十一時，全家大小跪祭父靈，於政府治喪大員公祭後，即移靈至國父紀念館，路經天母、士林、圓山、中山北路、仁愛路，沿途民衆排列近百萬人，處處路祭，人人哀號，哭泣跪拜，一切出於至誠，令人感動萬分。父親逝世後受到國民如此之真誠敬仰，由此可見天下是非自在人心。中午安置父親遺槨於國父紀念館正廳，佈置肅穆寧靜。晚間文兒抱病由其妻女陪同向祖父之靈跪拜痛哭，余聞之亦哀。即日起，余夜宿於靈堂之後陪靈。

四月十日

上午七時起，民衆開始進入紀念館瞻仰 父親遺容，人如海潮，一波又一波，第一天即有二十八萬人之衆，男女老少，哭聲震天，有跪地久而不起者，此種場面可謂從所未見。民衆多有遠自外縣市來者，無不悲痛哀切，此種真情乃是人世至寶，天下實無人有如此受人敬仰者。

晨八時，曾至桃園慈湖察看 父親安厝之所。

夜間，起身數次，徘徊於 父靈左右，夜深人靜，覺 父親有如在安眠之中，深覺 父親雖已不起，但無異仍活於人間。

四月十一日

早晨五時半，向 父靈行跪拜禮後，因爲身體不適，回家略事休息。傍晚至士林探省悲痛中之 母親。時近黃昏，日將西沉，余一人獨坐於 父親生前之臥室與書房中，沉思靜念，多少年來， 父子在此不知商談多少國務家事，報告多少可憂可喜之事，爲兒者亦不知恭聽多少教訓及指示。有一次 父親訓示曰：「無論做什麼事，總是要做到真心的眞字。事

無大小，皆須如此。」此話雖短，含意實深。父親之一言一行，無不深刻銘印於我腦海之中。嚴正、真實和慈祥，乃是父親出於內心之一向表情與精神；愛總理、愛國家、反侵略、反共黨，乃是父親五十餘年來始終如一之觀念。想起父親久病中之種種情況，內心極爲痛苦。離開父親書房時，悲泣不已。

四月十二日

晨四時，起身向父靈行禮，有如父親在世之日之請安。旋至國父紀念館外廣場，向鵠立排隊等候瞻仰遺容之數萬羣衆道謝。有的從昨夜即來排隊等候入館向父親致最後之敬禮，余爲之感動而哭。尤其聽到羣衆中有許多人高呼要我爲國珍重，此猶如是共患難的大家庭。羣衆噙啣大哭。說出「領袖精神不死」之心聲。國外過去不公平之輿論，至此亦多能覺悟過來；過去一切之譏謗、侮辱和曲解，亦皆由此一掃而空，我父可安心於九泉之下矣。所遺憾者，乃尚未完成光復大陸之志願，吾人今後之責任即在完成，父親之遺志，以安父靈。回室靜思，立下志願，今後將爲國家與同胞做更多的事，要把自己的血汗和同胞的血汗堅固的凝在一起。從今開始，我應堅強握起雙拳來。

四月十三日

深夜，外出慰謝立於廣場中之羣衆，有人與我相抱痛哭。

上午領章女、揚和婿再到慈湖，檢視厝地之工程，武、勇兩兒在此督工甚力，殊以爲慰。工程人員與工人尤皆不眠不休，日夜趕工，余深爲感動。

今日余血壓升高，殊感不適，稍作休息。

四月十四日

子夜，獨自跪於 父靈之前哀思自省良久，時雖深夜，余何能安睡耶？

今日余敬以 父親在病中親書「以國家興亡爲己任，置個人死生於度外」十六個字公之於報端，此乃 父親最後之遺墨，付兒保管，不但表明 父親一生革命志節，亦有對兒教忠教孝之深厚意念在焉。 父親一生清白，意志堅強，誠古人所云「其介如石」、「其堅如鐵」，一心爲民，一意爲國，乃是古今完人，余何幸有如此偉大 父親，但從此不復能親受庭訓矣，悲夫。余從此卽爲孤臣孽子，做人處事更應謹慎、謙讓，永遠不忘 父親小心翼

翼、不與人爭之遺訓。

清晨，再親自走向羣衆敬致赤誠之謝意。

傍晚陪侍 母親向 父靈行禮致敬。夜間數次起身，親謝守靈之治喪大員。瞻仰 父親遺容者日益增多，國父紀念館乃晝夜開放。

四月十五日

清晨，向 父靈行禮後，回家稍作休息，開始整理 父親之手書，其中有一封乃余在金門公幹時所示手諭，囑兒在金多作休息，彼時余曾患小病， 父親特囑不必在湯恩伯太夫人出喪之日返回臺北，並謂將親往祭弔，後來 父親曾抱病往殯儀館弔湯太夫人之喪，深感 父親用情之真以及不忘舊屬之意。今重讀此信，泣不成聲，不能再繼續整理文件矣。

傍晚，陪侍 母親再至 父靈前行禮， 母親至爲悲傷，多次痛泣，余慰 母保重以安 父親之心。

傍晚獨自徘徊於園中，斜日西沉，猶有落暉，忽見彩霞白雲奇景，夜不成寐。

四月十六日

今日爲 父靈移至慈湖奉厝大典之日。晨陪侍 母親至國父紀念館，八時五分， 父親遺體舉行大殮，家人環哭，由不孝兒蓋棺。八時三十分。舉行追思禮拜，各國弔唁特使均參加，莊嚴肅穆，極盡哀思。九時半起靈，經過臺北市區及中興橋、高速公路、桃園、大溪至慈湖，路程六十餘公里，沿路兩傍瞻仰祭悼之民衆達兩百餘萬之衆，有披麻帶孝者，有跪至三、四小時之久者，處處一片哀哭之聲，見之聞之，悲慟不已。

父親遺柩既抵慈湖，安厝於正廳，向 父靈行大禮後，余卽慟極而昏，經醫生治療，數小時始醒。是時已近黃昏，人散屋空，余夜宿於 父靈之旁，不能入睡。子夜起身坐於靈堂久之，深有空虛寂寞之感，但回想今日沿路喪祭之感人情況，頓感有一無比力量，來自四方，深覺此一力量，卽爲民衆支持政府，從事反共復國大業之最好保證，故時局雖艱難萬分，但國家前途大有可爲也。

四月十七日

今日余發表談話：「先君崩逝，野祭巷哭，敬禮致哀，悲慟之深情與虔誠之厚意，令人萬分感動。經國遽遭大故，哀慟逾恆，無法踵謝，惟有奉行遺命，鞠躬盡瘁，以報答我全國同胞之至誠與厚意。」

本日分別晤見美國洛克斐勒副總統、越南陳文林議長、韓國金鍾泌總理和日本佐藤榮作前首相。

上午並隨侍 母親在士林接見各國來華祭弔 父親之代表團，以表謝意。午前復在凱歌堂參加家庭追思禮拜。

晚間，章女返美，父女相別於此悲痛之際，臨行依依，益感心中戚戚然。

四月十八日

守靈於慈湖，想起歷年侍 父親在此小住之情況，一一在心，恍惚 父親尚在人世與兒共居於一屋之內，回憶往事，不知涕淚之何從也。

喪居之日，正是自反自省之時。子夜起身，有時坐於靈堂，有時徘徊屋前，自感一生不孝，但已無補罪之機會矣。晨昏之時，余必獨坐於屋東陽臺，此爲 父親生前最喜愛之處，

蓋甚爲幽靜也，常與兒在此閒話家常，同聚天倫。此處有兩椅，現在余坐於左面一椅，右一則父親常坐者，今則空矣，睹此情況，頓生悲哀孤獨之感。看園中杜鵑、翠竹和蒼松相映，聽山側泉水潺潺之聲，仰望藍天白雲，思親情之易失而不易得，尤爲傷感。細讀父親手書數封，其中多爲指示政務之計劃與實行細節，感觸殊深。晚餐後，散步走廊，更有如父親在前，兒在後隨行也。

四月十九日

父親逝世至今適半月，昨天爲鄉俗所謂「二七」，此一期間生活如在夢中，悲痛之字句無法形容內心傷痕創痛之深。細思此次父親出喪之經過，從男女老幼同胞所表現流露之真情，民衆對國家元首之喪有如考妣，實爲亙中外古今所未有者也。我父有靈見此真情，可含笑於九泉之下矣。余今後尤必須作更大之努力，奉獻於黨國，以報答同胞深切之願望，以慰我父在天之靈。

美國友人威烈拉將軍專程來華祭弔，甚爲感激，余約其來慈湖，並同車至角板山，靜坐於梅臺長談敘舊，在悲傷患難之餘，尤感友情之可貴，美國友人如威將軍者甚多。從梅臺遠

望綠色之梯田，青山綠水，稻禾離離，兩週來悲鬱之情稍得寬舒。

夜間起身三次，徘徊於靈櫬之旁，兒欲呼父，已無如在生時慈祥之答應矣，謹祈求上蒼祐我父之靈寧靜平安。

四月二十日

清晨，向父親行禮請安如平日。

父親得病休養已二年有餘，余除公務及外出外，皆日夜服侍。父親於榮總或士林。思及父親有時待兒共餐倚望兒歸之情況，以及余因公外出辭行之時，輒再三囑兒「早去早回」，凡此種種，思之心傷。我遭第一次家喪，乃在余十一歲時。祖母病重，當時父親在旁奉養，祖母去世於父親侍擁之中，父親哀哭多日。祖母從事慈善事業，主持地方公益，修橋鋪路，教子有方，愛孫心切，但家教甚嚴。回憶祖母之喪，余因年幼，當時祇覺悲戚，而無如此次喪父哀慟之深。

下午，會晤王部長任遠兄，爲追念父親仁慈之心，並一本人性本善之理，以助在刑人改過爲善，使之從新做人，家庭團聚，滅除痛苦，特請其着手研究，依照法定程序，提出減

刑之辦法，報告嚴總統後，從速實施，以實踐 父親仁政愛民之遺志與矜恤囚黎之至意。

四月二十一日

深夜坐於靈堂，想起 父親待兒慈而亦嚴，愛之教之無微不至。尤其二十五年前撤離大陸之時，日夜相處，共冒危險，出生入死，同受譏謗，遭受侮辱攻擊， 父親爲貫徹反共救國之職志，一心一意爲挽回危局而東奔西走，對種種污蔑視若無睹。今日革命尙未成功而 父親卽已辭世。 父子同離大陸，而今兒已成爲孤苦之人。猶憶 父親追懷 祖母之慈菴記中有句曰：「堂上之梵聲庭前之微音，則邈然不可復聞。」 父親當日失母悲痛之情可知，而余今日喪 父，其情亦復如此，悲夫。

今日約書楷兄同乘車來回北部橫貫公路。有風景極美之處，猶憶某年 父親坐於池端（卽桃園與宜蘭兩縣之分水嶺）告兒曰：「此乃最爲幽美之所，可惜無享清福之日，否則我 父子在此搭一茅舍，何其樂也。」此次余在此小坐卽起，不敢回憶往事矣。

返慈湖後，子夜披衣起身，覺有寒意，佇立靈堂之前，仰望天空新月相照，深感此乃苦痛中之寧靜，讀「谷中清泉」以解心中之苦。

日來回憶多少往事，多少痛苦。父親嘗自喻一生爲「勞碌命」，但並不以此爲苦，然今日余所遭之痛苦與父親昔日所遭遇者相比，則小之又小矣。

四月二十二日

父親逝世之後，世局發生大變，亞洲形勢急劇惡化，中南半島反共陣營已經解體，朝鮮半島戰機日趨嚴重，此乃外有唇亡齒寒之痛時也。自由世界如早能依照父親之遠見和計劃處置，絕不致遭此危局。昔日我大陸之失如此，今日東南亞之敗亦復如此。千萬亞洲人之死亡，億萬亞洲人失去自由，將由何人負責？局勢變化如此，非由於盲人騎瞎馬之錯誤政策，卽是共產匪徒從中陰謀操縱所致。不過自由民主之不可磨滅，共產黨徒之不能成功，乃是父親之至理名言，吾人絕不因局勢惡化而稍有懈怠之意。父親每於國家危機四伏之際，必言「一切要靠自己」，今日吾人有主義、有組織、有力量、有羣衆，祇要自己站穩脚跟，堅持原則，努力以赴，復何憂何懼？

今日高級將領來慈湖弔祭，多爲好友，相談甚久，互作慰勉，局勢之變，迫不及待，卽應更進一步加強戰備，彼此誓言肝膽相照，爲貫徹父親之遺志，作最大之努力。

四月二十三日

喪父之痛，與日俱深。余何其幸，有如此偉大之父親，又何其不幸，在此危困之際，天奪我父。前途茫茫，有事何所憑依？有苦何所傾訴？余常言「千斤重擔壓肩頭」，今日又不知加上了多少斤。夜夢一羣毒蛇向我伸舌而來，又有一道鐵絲網阻於前進之路，此夢似有深意所在，夢醒之後不復成眠，百感交集。人生之意義本在奮鬥中消除邪惡力量，以謀光明前途之創造。今後惟有追隨黨國先進，與親愛同胞及全黨同志精誠相處，而余尤應自勉自勵，堅定奮鬥，不計成敗生死，以共同救國家於危亡之際，以共同滅共匪於其猖狂之時。有此信念，有此毅力，何敵不可摧？何事不可成？

靜觀慈湖水平如鏡。有一年，父親率兒乘小舟遊於高雄澄清湖中，是日適爲中秋，父見水波明月相映，告兒曰：「此即平湖秋月」也。時隔數年，記憶猶新，今日如能陪父共遊此湖，將何其樂也。但任何既成之事實非人力所能改變者，時間和事實皆無情可言，一切有待自己來擔當！